



目錄

五卷

辯

薛尚謙語錄辯

鄒東廓語錄辯

歐陽南野語錄辯

王心齋語錄辯

交際辯

薦賢辯

師巫辯

訊獄辯

報讎辯

曲阜捨身辯

薛尚謙語錄

薛尚謙

王山陰

薛尚謙

薛尚謙

日

內省齋文集卷之五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佐平

薛尚謙語錄辯

觀聖學宗傳多離經叛道之言而薛尚謙尤甚其所言者皆詖淫邪遁之辭不可為訓吾不能悉辯姑舉數端言之如尚謙云有意於為公皆私也然則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臯陶禹稷饑溺由已之思伊尹推而納溝之恥夫豈無意而行之乎若尚謙所言則堯舜禹稷伊尹之所為皆私也皆不能自見其良知

者也。堯舜必無意於得人，禹稷必無意於濟世，伊尹必無意於救民，而後可以爲良知，可以爲聖人也。豈理也哉！尚謙又曰：古之所謂義利者，不可見，不可聞也。捧檄而喜，喜可見，而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跡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而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嗚呼！尚謙爲此言，何其謬也。夫喻義喻利，有諸中，必形諸外，世固有外矯廉而內貪鄙者矣。然而襲義於外，不可久處也。若夫跡貪而心廉者，未之有也。且觀人之賢否，亦視其所行何如耳。所爲旣善而作之不止，則可以爲君子。雖孔孟亦與之矣。而又苛求之曰：此未見道也，可乎哉！且夫毛義捧檄而喜，偶然耳。闕天獻美女，戰國策士之言，豈實有其事哉！卽或有之，亦偶然耳。豈可以此槩天下之人而謂忠孝之道必出於是乎哉！斯言一出，吾恐天下之貪利者皆托言曰：吾爲仰事計，不得已而取之。吾跡雖鄙，吾心甚廉也。天下之戀富貴喪名節者，皆曰：吾以此爲養也。從親之令，不敢稍違也。有行賄以脫獄者，皆曰：吾所全者大實有機權，不妨冒其跡也。率天下之人爲貪爲詐而無所忌。

憚者必斯言也。夫。員。其。世。半。天。下。之。人。為。食。為。精。而。無。思。養。倪。閣。公。曰。晰。理。既。精。而。發。揮。極。暢。讀。至。末。段。令。人。起。舞。全。春。

相。雖。明。之。其。世。半。天。下。之。人。為。食。為。精。而。無。思。養。倪。閣。公。曰。晰。理。既。精。而。發。揮。極。暢。讀。至。末。段。令。人。起。舞。全。春。

未。之。曰。出。未。良。豈。也。行。子。姑。止。夫。三。美。有。始。而。善。則。然。耳。閱。天。德。潤。善。而。非。之。不。止。則。百。以。為。善。子。論。此。正。亦。與。之。矣。而。又。精。食。而。心。樂。善。未。之。言。出。且。且。人。之。有。心。亦。其。也。計。何。收。耳。也。

鄒東廓先生語錄辨

東廓先生躬行無偽，可稱君子矣。然其所論有偏，則不可以無辯。其曰：修己以安百姓，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此禪家頓悟之說。豈聖人之學哉？大學不曰修身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而皆曰：而后者何也？蓋身心與家國，其理雖同，而事則有異。故身修之後，必能盡齊家之道，而後家可齊也。治國平天下，則境彌廣，事彌紛，豈可一蹴至哉？舜無爲而治，而必封山濬川，必五載一巡狩，徧歷東西南北，曲盡其事，非如禪家但舉念無私，遂徹九州萬國也。禹之治水，行無所事矣，而必乘四載以隨。

刑必八年於外以盡疏淪決排之功非如禪家觀想所至遂無所不周也又曰不覩不聞卽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嗚呼謬矣夫不覩不聞未與物接之時也與鬼神之不可見聞迥異乃以是爲淺近不可爲訓乎夫人能於靜時戒慎恐懼主於敬以存其誠則純之而爲聖矣勉之而不失爲賢矣能如是是亦足矣乃龍溪諸人必以無聲無臭釋之是所謂索隱也是賢智之過而非中庸之道也且中庸所謂無聲無臭者贊道之極至耳豈教下學之士皆於此用力哉所謂闇然者謂盡心於內躬行篤實而不矜詡於言貌不炫耀於功名也豈謂道體之幽深不可見聞也哉夫教人者必使人易知而可行然後天下之人皆向於學而不以爲難故鬼神至微也而中庸言其顯而著其誠此所以爲聖人之教也今論道而曰不可覩不可聞則是道爲玄虛使聰明才辯者得以索之於高遠而忠信篤實之人反將畏難而自阻矣是愈講而學愈晦矣豈陽明立教之意哉倪闇公曰見得透說得出談理之文得如此鋒利之筆斯足以起聾振聵

歐陽南野語錄辯

歐陽南野云、孟子良知、徵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不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噫、南野此言、可謂不善讀書者矣、夫孩提知愛、言其最初之良心、人、人有此、而教人擴充、則在乎學問、非謂赤子之心、卽是大人、而學問思辨、不過求爲赤子而已也、且赤子混沌、何知有是非、而謂不失赤子之是非、其可乎、南野又曰、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斯言也、卽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也、又

曰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此亦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性也純粹至善而無人欲之私其可謂之無善乎又曰孺子入井之惻隱噉齧不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齧鯨之牛之戚戚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人力無所用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南野此言亦似是而非何也入井而惻隱噉齧而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見牛齧鯨之戚此不過善端之發見耳孟子指以示人欲人察識而用力以擴充之非謂有此良知遂廢學問之功也大

學曰致知中庸曰致曲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夫擴而充之卽致也山陰謂致良知正此道也中庸一書皆言修道之教乃南野言天命言率性而獨遺修道一語豈不謬哉其意謂不用人力乃爲致良知耳果若所言則舜之大聖不必明物察倫顏子之大賢不必博文約禮也書云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作之爲言謂於好惡加之意也謂過於好惡而不得其平也南野以此爲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豈有當乎嗟嗟聖人言道在於子臣弟友

造端夫婦皆明白易知。而乃以爲不可睹不可聞。輒以無聲無臭爲口寔。是教人以索隱矣。是所謂爲道而遠人矣。豈可以爲訓哉。

陳言夏曰。良知必充以學問。持論甚確。以斯衛道。庶不流入於禪。

王心齋語錄辯

廣陵王心齋事親竭力。而畫策救饑。初學卽以聖人自期。布衣能以世道自任。汲汲於講學。以造人才。以傳後世。可不謂君子乎。然所言多偏。吾不能以無辯。如云心有所向卽爲欲。有所見卽爲妄。旣無所見。無所欲。卽是無極。而太極此言似是而實非。何也。夫所謂無極者。萬物未生之始也。亦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雖經綸變化。皆本諸此。然世不能終靜而無動。人不能有性而無情。若云有所向卽是欲。則十五志學。獨非有所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可不謂之欲。若云有所見卽是妄。則夫子思

見君子思見有恒。又嘗夢見周公。亦可謂之妄乎。心齋又曰。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智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卽是妄。則不得謂之中。若然。則仁者知者。反不如童僕乎。心齋又曰。若費力。卽非聖學。纔著意。卽是私心。又曰。良知在人。天然自足。不待人爲。凡涉人爲。皆是作僞。嗚呼。過矣。夫聖人發憤忘食。又曰。力行近乎仁。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是雖生知安行。何嘗不用力哉。何嘗不以勉強之功。教天下後世哉。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何嘗不用意哉。亦可謂之私心乎哉。聖人曰。用力而心齋。曰。毫不費力。聖人曰。爲之不厭。而心齋。曰。凡涉人爲。皆屬於僞。是欲使人無所用心也。又曰。有心。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斯言也。蓋誤以富貴爲功名也。夫有心。重富貴者。鄙夫耳。事是君。則爲容悅。其患得患失。長君逢君。固將無所不至。若夫有心。重功名者。社稷臣也。如蕭曹房杜。韓范司馬。功在天下。名垂竹帛。不待言矣。卽如管晏。欲建非常之功。而恥居不肖之名。豈肯爲弑父與君之事哉。心齋又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然則百姓日用。皆可謂之聖人乎。將不待盡性之功。不必修道之教。而質任自然而已乎。嗟乎。心齋之

志則大矣。心齋之言則謬甚。蓋由王龍溪輩誤講良知其流弊之失遂以禪理詮儒道。援儒而入於墨。豈可以立教而傳道哉。陳言夏曰。援聖言以折之。足以豁羣迷矣。方今禪教充塞。惑世日深。得吾師此辯。大有功於名教。世而源。原不古之谷。豈

交際辯乙酉

昔年交際。不過贄見之儀。歲時往來之禮。函之以書。故名曰書。帕。今之餽者。動以數十計。豈書冊所能容哉。實屬苞苴而美其名曰交際。噫。此衰世之陋習也。實社稷安危之所關也。甲申冬。賀造雲間謁吾師許霞城先生。評論古今。先生曰。予在諫垣時。府州縣官朝覲入都。皆餽儀為贄。科四道六。直用手本而加之以印信。習以為常有。卻之者則眾高其行。而聲望日隆矣。或有增二金者。則以為破格。必駭異而嚴擯之。若同官有私受者。眾咸攻之。不數旬而斥矣。天啓初年。猶如是也。自甲戌丁丑間。聞

古道猶存

有二十四金。則驚爲怪異矣。此先生之言也。賀當年會試。所見亦然。及庚辰而倍其數。則世變已兆於斯矣。其餽也。皆托一舉人郵致。而蒼頭立待於門內。驚顧而竊收之。遇廠衛偵緝。如鳥見鷹。鸚不勝。殼觶當是時。餽者受者。皆蒙面忍耻。以受制於長班。班役諸人。皆得以持其短長。而士風掃地矣。今日滄桑之變。皆由於此。嗚呼。賄賂關乎社稷。能不爲之痛心哉。然當日臺省之中。固有毅然却餽者。未見舉朝波靡也。偶有數人。亦足以徵世變矣。或曰。當時不敢不餽。不餽則禍必及之。竊以爲不然。當路諸人。未必以此爲輕重也。餽之者。不過患得心熱。而患失之

情太苦耳。豈知禍福有命。黜陟有數。非關餽贈之有無。奚問多寡哉。賀昔在邗江。頗留意於閩人。嘗見善於夤緣者。往往不得美官。或反遭降黜。其所餽之金。如寘諸江河。未聞其獲報也。又見恬澹寡營者。多躋顯秩。未聞以踈節見尤也。又見餽人隆重者。遇君子則驚曰。此物何處得來。此必貪吏。旣卻之。又鄙薄而思斥之。則當其餽時。已伏褫出之機矣。小人見常儀。則以爲澹泊弗之顧也。惟見重金。則歡然受之。而亦以爲應得也。間有擬圖報者。而及其考選。則受餽之人。已不在朝矣。或丁艱去任。或先已敗官。而考選不能與其力。至於卻餽之人。反巍然當路。遂

此真。有命。數存。其中。世之。夤緣。者。可。以。廢。然。返。矣。

註下考淪卑秩矣。從前所餽者，竟付之東流矣。豈非一定之數，不可以人力營哉？又有小人乘權受重金而報德者，薦居要地，諸史所載小人數筆括盡結為羽翼及冰山，既泮而誅戮其黨，則又不如未報之為愈矣。嚮餽重金適以賈禍而自阱耳。雖悔亦何追哉？或曰：有因結納而得官者，何也？曰：此亦其命當然。雖不攀援未嘗不得也。非其智術之所能也。嗟乎！人之貧富且有命焉。況高官厚爵天之所賦，可以智力營哉？由是觀之，交際與賄賂迥然殊矣。然世不辨此，而以美名自飾焉。餽者曰：此交際也，不得不行也。受者曰：此常儀也，吾不妨受也。即其人自有羞惡以為非禮，方踟躕未決。

而旁觀者且贊成之曰：舉世皆然，何必矯情以干譽乎？於是受之而自安矣。相沿成習而所餽日隆矣。上以下為府庫，下以上為溪壑，而士習民風皆為其所壞矣。當是時為上官者，婚喪之禮侈靡，僭踰宮室衣服飲食玩好，莫不窮奢極欲。蓋見財之易得也，而不思下所取之于民者固甚難也。浚民脂以事上官，常斃民多命而官不覺也。民視之如虎狼，恨之如寇賊。朝夕詛說怨聲載道，而上不聞也。猶庖人進食，食者但悅其肥甘，豈知悲鳴於刀下，展轉於几上者，固已備其慘毒哉？自以為非取諸民也，也可以掩人耳目也，不知驅屬員為貪酷，貽害于民甚于苛罰。

○交○際○之○悞○一○至○于○此○故○不○可○不○辯○
凡士民之有識者莫不追源而痛恨之故或身受其殃或子孫蒙其禍者蓋民間之積怨上通於天也凡此皆交際之說悞之也吾故特爲之辯以告世之初入仕途者

○周○鹿○峰○曰○交○際○關○乎○世○變○非○交○際○之○害○也○悞○認○賄○賂○爲○交○際○
耳○通○幅○設○辯○在○此○而○行○文○迂○徐○委○折○是○廬○陵○集○中○有○數○文○字

薦賢辯 乙酉

天下之治賢才爲之也。學校者養育賢才以爲濟世安民之用者也。其進顧不重哉。然有其名不可不求其實。書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賢與能有辨，非可槩居其名也。何也有德者斯可謂之賢，有才者僅可謂之能。假令果有技能，濫膺高位，而有德之人僅居庶職，則失用人之道矣。而况一無所能者，其可輕進之乎。今人於考試，不分優劣，不辨公私，而輒美其名曰薦賢，何其謬也。昔唐虞三代，闢門達聰，岳牧交薦，招俊乂而登之，其風固已邈矣。後世如呂正獻之薦周

程張范文正之薦胡安定。洵可謂賢矣。左傳謂祁奚能舉善，稱其仇，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雖所舉稱職，僅屬才能，然猶有薦賢之遺意焉。狄梁公所薦，悉為名臣，或語之曰：天下桃李在公門。梁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古之人未有不如是而可以稱薦賢者也。且不必遠舉，卽以吾郡言之，鄧淳吾同鄉，代巡東粵，薦起海剛峯，復任主政，竟為一代名臣。鄧來沙侍御，按江南，首薦屬吏楊大洪，其後大洪首擊魏璫，著名忠烈。至於今，不朽劉衷初、方伯奉詔各舉所知，特薦同邑黃元裳。公語予曰：倘非梓里，不深悉其賢，而風聞未確，吾曷敢輕薦乎？後元裳居官，不特

以清惠著，且忠孝廉節，靡有間言。此二薦者，皆以至公無私之心，行為國求賢之事，斯所舉得人，足以稱其名而無愧。而今所舉者，果賢耶？抑舉之者，果非為私耶？有士於此，才同班馬，亦一技之能耳，非賢也。我無所為而薦之，出自公心，以獎提寒士，亦可謂之薦能耳。非薦賢也。至於鄙陋荒疎，不能文藝，而以賄干進者，是不肖之尤也。而反謂之曰賢，其可乎？我得賄而薦之，以開倖進之門，以長奔競之風，以塞讀書之路，猶自飾其名曰薦賢，不亦愧乎？且非特不肖也，夤緣者遣戍，是所薦者實朝廷之罪人也。罪人而名之曰賢，吾不知其可也。或曰：此人所樂為，吾

快論

更進一層

更○為○痛○快○

受其財。庶幾無損於德。較詞訟之囑託。殊矣。斯所得之財。可以長享而無害。子曰不然。詞訟之囑託。爲其顛倒是非。驅人以爲惡也。今薦一庸流。卽去一才士矣。使博聞多識者。屢經淪落。日就於衰。不得展其才。猷以濟斯世。又使貧士積學者。無館穀以養其父母。至於凍餓而莫之恤。進身無路。飲恨吞聲。則與偏袒詞訟者。何以異。而猶謂之不損德乎。且使爲人父兄者。知讀書之無益也。皆不擇師以訓讀。使爲人子弟者。亦藉口之有錄也。皆束書不觀。游談自放。而其所夙夜籌畫。殫心竭力者。惟豫備多金。以行賄賂。遂相率而爲貪夫。是大有傷於風化也。噫。囑託

詞訟。人知其不可。是顯惡也。薦不肖以傷風化。使人默受其害。而不知是爲陰惡。天道有靈。其罪不浮於佐鬪哉。嘗見以賄倖進者。其家諄語。輒舉爲口實。而兄弟於是乎離矣。宗族鄰里。逞逞相欺。而誚之。遂成讐敵。而鄉黨於是乎乖矣。甚則有竊鬻父田。謀侵兄產。攘奪寡婦孤兒。以償重費。而生平於是乎喪矣。然則不孝不悌。不慈不睦。皆繇於賄進。雖一時權悅。而傷倫理。敗風教。漸靡成俗。貽禍無窮。其損德也大矣。而謂能長享而無患者。吾不信也。嗟嗟。昔之賄進。猶畏人知。今則賄賂公行。且相習而競爲之。恬然不以爲怪。皆薦賢之說誤之也。故其實與名不

千○古○憐○才○一○人○

快○論○

可以不辨有心救世者其尚顧名思義以其砥此頹瀾也哉不
張孟常曰議論極痛快讀之令人悚然
黃俞邵曰認得賢字真切則薦字自然認得真切世人冒濫
正爲不識賢字耳辯折處侃侃如利刀斬物毫不粘帶想見
先生筆立萬仞風槩也

杜于皇曰痛心疾首關繫理亂如此文至矣然所謂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者尚未及千百之十一可勝嘆哉

師巫辯

世俗之邪說衆矣然莫鄙於師巫江閩之俗有疾則禱禳諺名
作福其說至陋而愚民婦女莫不深信焉其諂瀆尤甚於佞佛
以爲不如是則冥譴立至故不得已而從事非好之乃畏之也
有不信者則衆咻之曰病劇矣無可如何姑請從俗於是乎聽
之噫舉世迷惑積習已深使不辯其理不觀其應烏足以釋其
所畏哉奚謂辯其理神之聰明必勝於人人固弗靈於神也乃
求人者必飾書辭不敢習陳言以啓人厭今師巫所誦科文庸
腐鄙俚聞者欲嘔神而有靈肯聽其所請乎是不可信者一凡

人見顯者必斂容屏氣而不敢輕言。今師巫禮神不齋不戒不衣不冠而且鼓掌咄啐踞傲褻狎神既有知不惡其無禮乎能因是而降福乎是不可信者二。凡請尊客必夙治具雖有嘉穀猶歉然弗足。今師巫所供之物倉卒而具不豐不潔茶酒之類重疊贊揚既誇張而鮮實已足哂矣。况几上無其物亦循例敷衍而無所忌其誰欺乎是不可信者三。凡人宴客無敢請至帝王者卽縉紳延撫按欵司道敢以倉巡小官陪席乎。今師巫輒請上帝下及經師度師暨乃祖乃父大小尊卑雜遝無等而使其同坐一堂同食一器是猶帝王之尊而請與倉巡共席也是

說來真極可笑

不可信者四。凡人居尊位者不輕赴飲必擇地而行。今師巫不問可否卽至湫隘汙穢之處亦請上帝及諸大神其褻瀆不已甚乎是不可信者五。潮熱火疾忌服熱劑。今師巫輒書小符以火焚之與病人調服夫身熱而心煩者服火化之劑則增其疾也是不可信者六。幼兒有疾半起於驚。今師巫作福者必吹角鳴鑼高聲大呼則其驚愈甚而猶可救藥乎是不可信者七。古所謂禱者悔過遷善以求神之佑已也。乃今師巫遇重病而禳者必勾攝其祖宗與本坊里社而責之是背本而觸神也。夫不圖悔過不思遷善而反背本以深其罪觸神以重其譴神其佑

之乎是不可信者八。夫人有生必不能無死。非邪祟也。乃吾邑
初喪必用師巫。越三日設靈座。夜則聚衆燎火。咄啐而驅逐之。
以爲必不可廢也。然予見德星里之考終命者。與吾邑行儒禮
者。喪事皆不用彼。而其家莫不康寧。此豈數家邪祟。獨不敢入
乎。抑不用者。固可以無虞乎。是不可信者九。且師巫若能救人。
則必先能自救。然吾見同邑有余某者。以師巫致富。未幾而其
子四人。並皆夭折矣。又見予里師巫黃賓。一家病疫。莫之能救
矣。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假令果有法術。可以藏身。則疫鬼不得
而厲之。卽曰其身旣病。難以自持。而父兄師友。獨不能代爲解
禳乎。是不可信者十。理不可信。而又何畏焉。乃世俗有病。偏信
此輩。或強使延醫。醫者奏效。而反歸功於師巫。當病人危急。正
賴人力扶持。而舉家竭力奔走於師巫之前。不遑顧及病人。往
往因茲致命。則反歸咎於良醫。小民之愚至此。洵可笑也。且夫
祈禱者。豈非欲享高年。膺厚福哉。然予觀其應。固有大謬。不然
者。如先祖培亭公。純齋公。嫉師巫若寇讐。皆享耄耋之年。又如
漂溪胡旭菴。館前李陶賓。石尤吳一庭。黎川鄧次虛。諸君子。皆
力排異端。特戒祈禳。而皆獲眉壽矣。然猶曰。此丈夫也。乃婦人
固有見及者。如先高祖妣程孺人。最闢師巫。而享年九十矣。先

祖妣李夫人先伯母王孺人皆享踰七望八之年此皆擯斥師
巫之效也何則敬鬼神而遠之得其道故也予見夫宗兄最嗜
師巫瘋病十載竭力祈禳殆無虛日而夭折無嗣矣又見鄰某
最信祈禱而無歲不病無日不禳然甫踰三十而卒今其子甚
微矣此皆酷信師巫之效也何則褻瀆神明故降之以禍也繇
此觀之擯斥者皆康強逢吉酷信者反短折式微人亦何取於
師巫哉噫世之惑於邪說者何不辯其理觀其應以自釋其所
畏哉

徐仲光曰惑世誣民莫若師巫雖正人君子識能辯之而力

不易挽也此論出彼輩當抱頭退匿而寐者可使醒歟佐平
豈好辯哉

訊獄辯

盡心錄載嘉定壬午，真西山帥潭州，旅肆程二有一子，年廿餘，屢謀弑父，其鄰控諸官，逮至一訊，遂伏。索鼠尾刀解驗，問其故，不能言。問其鄰里，咸云嘗挾利刃，其謀匪不巨測。獄成，屢訊無異。公疑之，展轉年餘，一夕焚香告天，具述小地夢神謂曰：無怪其然，是二十年前事。公旦起，召程二，屏左右，訊之曰：二十年前事，吾已悉知，爾無隱。對曰：昔瀉山一僧，宿于肆，携貲購度牒，我掠其財，殺之，屍瘞厨中。公乃使人籍其家，得錢千緡，掘僧屍，果在。遂將程二

送左院復訊其子曰何故欲弑父其子又默然公曰別
尋生計不見父如何其子曰若得錢千貫願購度牒往
滄山出家公以所籍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曰昔
異哉小說之謬也執持偏見變亂是非以飾其說辭然其理甚
明不可不察也卽以此事言之程二之子果嘗欲弑其父乎索
刀有據其情確矣鄰里合詞其證公矣大辟可無疑矣乃展轉
疑惑謀弑父者釋之而殺人取貨者僅戍之縱逆子也信異端
也輕民命也違國憲也豈西山大儒之所爲哉予旣刪此條而
又爲之詳辯以明邪說之誣民必不可信何也天道癉惡以示

懲也赫赫明明何施而不可乃必假手於其子乎卽令果有來
○以○國○法○論○天○報○見○明○理○確○
生則舉世之人無不可行報復何必使之爲子以至敗彝倫傷
風化乎果若斯言是天以不孝令也或謂事至于此天亦無可
如何則是造物之權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也豈不謬哉且輪廻
果報之說亦欲借以儆世使人不敢爲惡耳此逆子也而曰無
○此○段○議○論○足○正○無○限○滅○理○之○詞○
怪其然則凡爭奪者不可謂夙負宜償乎淫奔者不可謂夙緣
宜合乎禦人攫金者不皆謂夙有怨仇理宜報復乎是使紛紛
作逆皆得有辭世未可儆而已誘人於大惡矣天不若是之戾
也況陰謀剽掠降之百殃當不待時乃令享用溫飽二十餘年

而僅得此報亦復不慘其何以示懲天不若是之迂也若是則不特誣人亦且誣天矣嗟嗟折獄明刑聖賢所慎乃不問人而問神不信事而信夢捨目前有證之罪而索遠年無據之踪此亦昧無識者之所爲而謂西山爲之乎愚謂必無此事但僧輩造言以見其靈異使人盡從其學耳凡野史小說往往如是故不可以不辯

謝秋水曰異端害道傷教詭僻不可窮詰必得此平心大義嚴辭快筆以判之始無遁處矣

義本春秋詞同左胡翼經之文也

劉一志

報讎錄辯

聞有報讎錄者爲林妾劉鳳而作也福清林尙炅以俠遊公卿間嘗客都門與伎劉鳳相歡劉殊色貴遊爭納焉弗許偶疾瀕危尙炅涕泗交頤劉枕畔有唾壺貯痰戲謂尙炅曰若果真情請爲吾茹此尙炅取吸而盡劉大感動及病愈遂適林十年劉死尙炅刻玉爲神主而鐫詩其上旦夕祀之遠遊弗寘焉居有頃同邑林君登第司理梧州梧多盜林君一日假寐忽見有婦人長跽若訴冤狀倏不見心異之旦日同寮宴會郡倅某司捕

有捕卒白某所獲盜，倅諭收之，暨席罷，林君遣役呼捕卒勞之曰：爾能獲盜，深可嘉，但渠魁何在？盍爲我言之。對曰：郡有大窩，人不敢言，及詰爲誰，則太守之左右陳亞三也。久蓄亡命，禦人無算，方有寵於郡公。林公聞此，卽日以計擒之，索其贓，玉主在焉。林君曰：此尙異物也，必客遊被害矣。亞三服罪，捕其妻妾訊之，始言某日有閩客至南亭，以琴線縊殺，寘屍于某坑。司理乃遣人緹屍而出，具棺殮如禮，呼其子扶襯而歸。窮治盜黨，而盜風稍息矣。或曰：劉妓旣歿，而能爲夫訴冤，可稱靈異。葉

文忠公爲之立傳，郭公明龍又作歌以美之，合爲玉主

報讎錄

○音述人胸次不可無此主○腦

嗚呼，事有不容不辯者以救世也。予於復讎一事，見吏治之良焉。見世道之衰焉。見人心之蔽焉。何也？林君爲司理，專務恤民，一聞有盜，則窮詰其窩，而必欲殲之。卽日計擒，而不爲姑待。何其勇也。有寵於堂官，而無投鼠忌器之疑。身未司捕務，毅然執法，無所瞻徇，可不謂循吏乎？使世皆如此，寧有不戢之盜乎？故曰：見吏治之良焉。太守一方師帥，乃寵用衙蠹，致令聚黨禦人，而弗之覺。士庶不敢訐，捕官不敢問，則氣燄之盛，流毒之深，至

今猶可想見而當時撫按監司曾莫之察上下相蒙遂至於此
 乎故曰見世道之衰焉宿娼固非美事况飲妓唾痰與吮癰舐
 痔之流何以異斯時卽有死道矣如斯行逕士君子所不齒而
 可立傳以揚之作歌以贊之乎倘以訴冤爲奇則自昔鬼之報
 讎不可勝紀天道彰彰無惡不誅無冤不報非必妖冶而後有
 靈也况司理留心民瘼亞三惡已貫盈卽無鬼訴豈能漏網哉
 尤可恨者以玉爲神主夫至親至尊莫如父母然其主不過以
 栗木爲之耳古之大孝未聞以玉爲也奈何奉祀一妾若此其
 尊崇乎嗟嗟以身殉妾不仁也茹痰汗穢不智也置主以玉非
引理刺入無縣閉處
以大義責之使人凜然

禮也出入必攜非義也倘令尙吳立朝則必爲崔呈秀田爾耕
 之類獻媚苟容以敗士風奚足比數於人世哉凡爲士者皆有
 風化之責見茲穢行必當深恨而口誅筆罰以垂戒於將來乃
 假借名人爲之立傳爲之作歌使後人無識者不謂其可羞而
 以爲可美獎宣淫之陋習導後世之邪流豈不悲哉故曰見人
 心之蔽焉人心蔽世道衰雖有良吏僅能補救其一二馴至後
 世積習日深廉耻盡喪此滄桑之所繇變而媚璫降賊者所以
 比肩而接踵也或曰林君之收瘞亦不可乎曰以同鄉之誼憐
 而瘞之厚道也何爲而不可或曰葉郭皆名臣而取彼何哉曰

此傳與歌必非二公所爲也。吾意當日浮薄之士以茲爲美談。陰竊其名而二公實未知也。聞二公立朝侃侃其肯作傳與歌以長桑間濮上之習哉。使其漫無可否與世推移則當日所行必爲清流之所擯。豈能卓然令望爲一代名臣哉。予見傳序誌銘假托名公巨卿之筆。舉世皆然。非特此一事也。故曰此傳與歌非二公之所爲也。

謝秋水曰：輕浮文人。每喜傳此等事。以爲風流美談。不得此嚴性正氣之論。誰爲之砥柱哉。

曲阜捨身辯

世傳曲阜聖裔有一孝子。癸巳年十歲。母病劇。禱於泰山。請以身代。母疾旋愈。童子謁謝泰山。山之巔舊有捨身巖。呼從者導往臨巖。奮身而下。見者咸驚。其母聞之。慟哭欲死。是日泰安州守偶過山麓。見祥雲結集。若有人在其間。停車望拜。已而雲護至地。乃一童子也。州守嘆美無已。邑令聞之。以鼓吹迎歸。郡邑咨嗟。咸稱爲孝感。吾鄉何碧塘客遊山左。聞其事甚悉。徐子仲光曰：此孝而愚者也。然其誠至矣。賀謂此訛傳也。世必無其事。卽或有之。亦非孔氏家法也。必不可以爲訓。夫孝爲庸德。昔聖

賢之言孝亦已多矣。聞以守身爲大，不聞以捨身爲孝也。此怪異之行，流俗之所喜，而君子之所非也。禮記言父母之喪，毀不滅性，過毀者非孝。王陽守益州，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道，遂返車。由是觀之，則守身爲孝，奚待辯而始明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使非去其子，則必不存其母，豈天道哉？況父母之憐子，往往甚於惜身，今救已身而忍捐其子，又豈人情也哉？捨身者違天道而拂人情，豈足以爲孝哉？使果誠心以事親，則吾之身卽父母之身也，必兢兢自保，一言一動，惟恐有失，以貽父母憂，卽有祥雲護歸，亦不敢以父母之身嘗試，而况

實無其事乎？吾邑軍峰，亦有捨身巖，相傳實心酬愿者，有雲擁護而歸，予自幼聞之矣。庚子季冬，西坪崔姓有語予者曰：吾宗一少年，齋戒沐浴，自具疏願捨身，以延親壽，隨衆往謁軍峰，登至半嶺，忽更新衣，問曰：捨身巖何在？人曰：尙遠。比至，人曰：此巖是矣。遂踴躍如飛，躓於千尋溪下。父母聞之，一慟幾絕。父往收骸，但見其子糜爛，乃舁而歸葬焉。此西坪鄰里之所述也。予信以爲實矣，記之於衷，已十餘年矣。且嘗以此語人矣，因爲曲阜捨身辯，而引茲事以爲証，慮其未悉也。再詢予友崔樸臣、樸臣大駭曰：異哉！事之訛謬，乃至於斯乎？吾宗實無是事，旣詰其詳。

始知廖福才者。崔馨明家僕也。幼無父母。馨明憐之甚。及長。爲之納室。居有頃。妻歿無子。忽忽不樂。嘗言欲往軍峰捨身。一日隨衆往山入廟。衆皆俯伏起。乃不見其人。遍詢在山者。皆云見有一人。獨往捨身巖矣。衆歸。音至。其主馨明。乃遣人收其骸。如是而已。嗚呼。福才此舉。豈非有雲擁之說。在其胸中。故信心而往。以期羽化飛昇乎。乃竟以茲殞命。悲夫。然姓廖而誤傳爲崔。廖無父母。而曰爲親祈壽。又曰父往收骸。何其謬也。西坪距吾里不踰一舍。予嘗往來於其間。乃訛言若是。而且誤聽以爲實。況山左數千里而遙。其言豈足信哉。

有尾

歐陽石臣曰。孝爲庸德。斯言足啓龔贖。世俗厭平而好奇。當以此文救之。

目錄

六卷

說

善事上官說

矯廉說

民情說

良知說

判僧未當說

剖肝孝子說

王孝子字說

教訓子孫說一

教訓子孫說二

石坊說一

石坊說二

神像說

察判偽檄說

輒舉

...

...

...

...

...

...

...

...

...

...

...

...

...

...

...

...

內省齋文集卷之六

說

善事上官說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古今之安上而全下者莫善乎禮。尊卑有節，等級分明，其間趨承拜跪之儀，文移往來之體，恪恭焉而弗敢違，非勢也。禮也。至若名教綱常之所繫，生民利害之所關，確有見聞，則斷然行之，而不敢依違於兩可。此豈好為立異哉？守朝廷之法，而盡臣子之誼也。嘗讀吾邑誌書，洪武時有典史馮公諱堅者，持已最廉。

首祛積年民害其論民榜云遏上司非禮之行舒下民不平之氣豐民戴德而歌頌之厥後以言事稱旨擢都御史噫以世俗觀之則論民一榜得罪於上不可一朝居矣而乃蒙不次之擢豈非天哉然猶曰此當開國遇聖君所以得行其志也吾且言其近者嘉靖時吾郡程南樓先生諱櫛爲松江學正巡方蒞學有一生於講末獻諛者巡方悅之倍賞焉南樓曰諸生且勿散予有後言及巡方歸署南樓召生至明倫堂罵曰爲士而獻諛廉恥喪矣他日必爲佞臣當戒飭示懲且奪巡方所賞之紙散與諸生南樓潔廉忠信歷官四十年所至皆有聲起家乙榜仕至太常卿平生竟無所阻豈巡方皆賢不以茲介意耶抑升沉有數固非巡方之所得爲耶予又見崇禎時寧都會赤生諱就義者爲溧水令性澹泊不營薦會同邑御史某公巡按江南以赤生同里故抑之復命舉劾疏凡制科皆薦而獨遺赤生舊制縣令無薦者註下考例當降黜惟赤生廉惠著名同鄉公論仍以考選與之然終以無正薦故擬郡丞及上親閱試牘拔置詞林第一某御史聞之徬徨太息而已由是觀之巡方信不能厄人哉嗟乎世之善事上官者不可勝數然有三考爲尉超擢總憲者乎有乙榜爲廣文循至奉常者乎有無正薦而與考選無

正薦而擢詞林者乎嗟乎三人之所得一何奇也則是禍福有命豈人力之所能致哉雖然君子存心一於恭敬要以循禮而止若夫越禮犯分而自矜氣岸則無忌憚者之所為又不當以是語之矣

徐仲光曰歷引前哲極真極透可令懦夫有立

矯廉說

人之性未有不廉者何以知之世之童子莫不以貪為恥及壯而漸貪矣至老而彌甚矣此豈其性然哉習俗之所移也予見世有一廉士則小人忌之輒目為矯廉而少年無識者遂畏譏議往往委蛇從俗而失其本心不知矯非惡名固不必避也先師論強而亟贊曰強哉矯蓋不矯不足以為強不強必不能為矯使舉世皆能矯廉則民脂不腴且矜名競節相率成風士習日淳而天下大治矣或曰矯情以干譽不過辭讓一端耳烏足為君子曰能不為名者上也即使為名不猶有良心乎其不忍

內省齋文集卷六
自陷者。惻隱之心也。畏人之多言。羞惡之心也。知廉爲美。而貪
爲惡。是非之心也。豈特辭讓一端哉。有心顧名較彼。任情而無
忘者。相去不亦遠哉。昔人云。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蓋好名
而不苟取。卽有心爲善之人。必宜嘉許。以堅其志。揄揚以勵其
終。俾其習與性成。初勉強而後自然。則竟爲廉士矣。嗟乎。小人
褊心。不樂人爲善。恐其形己之短。故以矯廉目之。有識者特立
不移。豈可因人橫議而屈已。以從時。遂至失其本心哉。且其
張幹臣曰。強哉矯一語。發前人之所未發。以惻隱羞惡是非。
銷歸辭讓。猶六計弊吏而皆冠之以廉也。卓議俱堪持世。

創解。卻是不易之論。弟敦實

民情說

人情之所敬畏者恒在乎勢而亦有不必然者以予所目擊或
 有勢而人侮之或無勢而人敬之或勢重而見輕或勢輕而見
 重者此其故何哉丁丑別駕房君攝吾豐篆迨去時士民羣詈
 焉且以衰服送行蓋詛之也噫斯現任之別駕何人情侮慢遂
 至於斯耶近見邑侯張君曲江名黼鑑者被誣褫職人咸稱枉
 踰替而後去百姓依依弗忍離是褫革之邑令也何以得此於
 民哉又見廣陵興化戊寅己卯間連逐二令皆制科也皆任甫
 暮年耳百姓慢罵而驅之去人皆咋舌以興化為暑邑矣其時

有江都訓導劉君士璟者，強令攝興化篆，竭力救荒，替年而謝事。百姓數萬人焚香泣送，攜錢為贖。劉卻焉，遂各投一錢以鑄。（廣○文○遂○傳○）其像頃刻而像成，嗟乎猶是興化也。於制科縣令則鼓譟而逐焉，於明經訓導則愛戴而祀焉。何人情之變易捷於風雨若斯乎？又見辛巳年蘇州大稜，饑民數千人，大譁將掠富室。縣令勸之弗聽，軍糧刑官俱至，又弗聽。觀察與撫軍躬臨之，又弗聽。羣坐誼譁，莫之能禁。當是時太守陳公默菴方卧病，聞饑民之譟也，而後出，饑民望見太守，皆伏地請罪，泣懇其情，即時解散。當年稱為異事。陳公名洪謐，性廉而甚寬，守蘇十載，未嘗輕笞一民。似無威可畏矣，何以尊嚴之若此？此豈易民而治哉？謂蘇民（瀾○最○老○）之馴也，曷不畏撫軍謂其暴戾難制，則偏敬畏陳公矣。合數事而觀之，人情亦大可見矣。君子之自處也，亦何慮乎勢之得失也哉。

徐仲光曰：以近事徵民情，可備官鑑。文更疎宕不羣，六一居士得意之筆。

十

也

而博之人則亦不... 孟子謂良知者言不學不慮人皆有之即所謂性善也以此為端倪而擴充之則存乎學問必使人盡力于躬行乃可以復其性而傳其道陽明先生所謂致良知者即此意也今龍溪諸人皆謂聖道盡于良知不假思為是以不思不勉為良知矣孟子以為善之端而龍溪諸人遂以為道之極不已過乎推其意蓋由厭繁而好簡惡勞而好逸以為良知之說至為簡易而豈知擇焉弗精反淪於高遠乎夫論語大學之言莫不平易惟中庸之理最為深微然其大旨惟教人以

良知論

良知之說非昉于孟子乎孟子謂良知者言不學不慮人皆有之即所謂性善也以此為端倪而擴充之則存乎學問必使人盡力于躬行乃可以復其性而傳其道陽明先生所謂致良知者即此意也今龍溪諸人皆謂聖道盡于良知不假思為是以不思不勉為良知矣孟子以為善之端而龍溪諸人遂以為道之極不已過乎推其意蓋由厭繁而好簡惡勞而好逸以為良知之說至為簡易而豈知擇焉弗精反淪於高遠乎夫論語大學之言莫不平易惟中庸之理最為深微然其大旨惟教人以

平常庸人以卑邇而以高遠爲戒也。其言天命者。邇道之大原也。言位育者。著道之極功也。其道不外于子臣弟友。造端夫婦。而其用力。則惟在戒慎于不睹。恐懼于不聞。慎獨于隱微。故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夫不言不動。卽不睹不聞之時也。若云道不可睹不可聞。則亦將曰道不可言道不可動乎。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人所不見卽所謂隱微也。若以隱微爲道體。則道體何必內省。道體有何疚惡乎。中庸謂道不遠人。兢兢焉。惟求道于高遠。是懼故莫微于鬼神。而曰誠曰顯。則聖人之不欲索隱。固已彰明較著矣。今龍溪諸人必欲使人索之於無聲臭不可睹聞之境。不與孟子良知之旨。山陰致良知之說。相刺謬乎。以此講學。其不流爲禪教者幾希矣。

倪閻公曰。良知之說。孟子不過對良能而發。原不曾拈此二字爲立教之宗。自文成舉此。而龍溪諸人又昧其旨。竟謂聖道盡于良知。得先生此論。可以挽其波矣。

其人判僧未當說

浙督趙公廷臣廉明著績天下所知也相傳民有貸藩債者索之急遂鬻其妻於皮工得鏹五十償之矣比至妻泣工問其故婦以實對工惻然立還其夫而不索其價夫德之常延此工飲於家一日夫外出皮工叩門聞其在外也而去翌日夫歸則妻死於卧榻爲刃所傷夫問鄰人鄰人曰昨見皮工叩門耳於是十家共執工詣縣縣令嚴刑遂誣服獄具府廳司道覆訊皆無異而皮工之足已被刑折矣惟趙公曰不娶人妻仁也不索聘金義也設心如此豈忍爲淫殺乎呼鄰里十家隔別而詢之曰

當日有何在爾地對曰有一遊僧常坐道傍後忽去趙公曰
是矣爾輩能識其貌乎對曰能遂差役同行物色之至某寺擒
獲一訊立伏蓋僧夜入其家脅婦不從殺之以滅其口也趙公
以歸諸其寺請善知識正法於是聚薪焚之厥後趙公厚賞皮
工旌其義也且諭縣令助其婚此得之傳聞者予固未知其確
倘果有此寃則皆長吏之罪也平日不嚴保甲縱遊僧出入得
以行其姦淫既失職矣審時又不察情而專恃刑鞫使非撫軍
明察則枉殺義民其慘可勝言哉然撫軍雖明而處之不當夫
世人佞佛而好僧若此類者正宜枷示通衢然後梟斬而榜其
罪以正告於天下使人知妖僧之爲害而消其佞佛求福之邪
心乃有功於當世而無愧乎撫軍奈何僅令焚死猶可謂之正
法乎夫僧有自焚者蓋以焚死爲貴也今罪人得此卽揆諸彼
法亦大相悖戾矣巡撫重權見妖僧殺人而不敢正法乃歸諸
善知識甚哉其失刑也依然佞佛之俗情也抑思縱姦護惡豈
佛道之所宜哉爲善知識者果能見道卽當歸諸巡撫請以國
法懲之以見此妖僧非吾族類亦可以自白其心而明其教之
非邪乃竟以所貴待罪人何其謬哉嗚呼此可謂兩失矣

黃雷岸曰非得此南董之筆則皮工沉寃妖僧淫毒浙撫明

慎。俱不傳於後。詞之不可已也。如是。則其

非極痛快議論。拈出却極正大平常。責巡撫固當責善。知識尤

妙。弟敦實。此段會共善。其所以自其心而則其幾

善。快其善。若其夫。其所以自其心而則其幾

善。快其善。若其夫。其所以自其心而則其幾

善。快其善。若其夫。其所以自其心而則其幾

善。快其善。若其夫。其所以自其心而則其幾

善。快其善。若其夫。其所以自其心而則其幾

善。快其善。若其夫。其所以自其心而則其幾

廣陵有蕭某者。母病亟。遂自割其肝。熟而進之於母。母病遂瘳。

然其身竟殞。郡人哀之。為之立祠焉。或問於予曰。捐軀以救母。

知有母。不知有身。可不謂孝乎。賀應之曰。此所謂好仁不好學。

也。烏得以為孝哉。古之大孝在上者。莫如舜。文在下者。莫如曾。

閔。文王。曾子。處嘗之孝也。大舜。閔子。則際人倫之變。而委曲以

全其孝者也。此四人者。皆未聞割股割肝之事也。豈其親獨無

疾乎。何以不能行此乎。使必割股割肝。而後可以療親。疾則舜

文。曾閔。當不自惜其身矣。又使股不能割。肝不能割。則其親必

內省齋文集卷六 割肝孝子說一

七

不能救是舜文曾閔於此有餘憾矣皆不得爲孝子矣何以共
稱大孝而千秋萬世莫之能及也哉六人子當盡之職不可勝
數誠能順親如舜事親如文王養志如曾子人不間於父母昆
弟之言如閔子騫則亦可爲大孝矣況人生不能無病療病之
方未嘗不廣卽當疾劇豈遂無其藥哉古之名醫何嘗以此爲
方哉今爲人子者父母有疾朝夕侍側慎擇良醫可也親嘗湯
藥可也致禱於神而願以身代亦可也何必以肝爲藥而遂操
刃自殘哉且父母之心惟恐其子之不壽蓋劬勞顧復備極苦
心而後得有此身也故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樂正子春

曰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是以登高臨深孝子猶懼焉凡所以
敬身而保護之者將無所不慎而何忍於自戕乎孝經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聖賢之重視
其身如此蓋體父母之情而終身弗忍遺也會子之得爲大孝
其以此哉今執塗之人而問之曰殺爾子以療爾病其可乎則
必曰不可夫爲父母者因已之病而忍食其子之肉天下未嘗
有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疾且憂之而況於死乎假令
其母病間聞其子自殘遂傷心悲慟以至於死不且益其疾而
速其亡乎子畏於匡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以此推之則父母

在時而人子敢於輕生其可謂之孝乎嗟嗟日用當行之孝人皆可爲而不能自勉乃慕此怪行而彰之何人情之好異如斯也或曰古稱爲子死孝非歟曰必不得已而死蓋有之矣天順時吾豐有吳龍驤名駒者其父殺人當辟而已代其獄俾父得考終焉近時祝貞元名錫者羣盜執其父將殺之錫以身代之其父乃免於難此二人者不殺其身則必不能全其父必不得已而爲之斯可謂之死孝豈割肝自斃者所得同日而語哉或曰一進其肝母病斯愈豈非至孝格天平乎曰不然既有誠心則求良醫以療之凡草木金石鳥獸蟲魚之屬無不可以爲

藥何必用已之肝天道好生必殺其子而後可以生其母此必無之理也且世之病劇垂危服藥而愈者多矣又有堅不服藥而病亦自愈者矣即使不剖其肝蕭母之疾亦未必不瘳豈得以斯爲實效哉或曰世多秦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今表茲以風世不亦善乎曰此一念至情較之好貨財私妻子者固懸殊矣然小民愚誠終不可以爲訓今特祠以表之是使衆人皆曰必捐軀而後可以爲孝不將以孝爲難能而人皆自諉耶善乎

○有道○仁○人○自○當○爲○衆○人○慮○

高皇帝曰聽其自爲不在旌表之例斯言也真萬世不易之明訓哉

啓曰念昔母存家貧常乏酒耳母嗜菽啓見田間菽卽泣下沾襟若此者亦可以爲孝乎竊恐其未也子曰子以是爲非孝歟子之所禱祀而求者正此類也嗟乎此以耕樵爲業豈嘗學問哉乃能思親所嗜而弗忘斯已難矣況長跼婉諫以感悟其親使不得罪於鄉鄰不幾乎喻親以道乎因問其何字曰無字子迺增其名曰啓孝而字之曰可風何也孩提之性人所同有特無以風之耳風之動人也與而善入往往陰驅默率有以移人之性情使人鼓舞焉而不覺故衣履器用一人爲之則稠人效之數人尚之則百人羣起而從之况性所固有者而爲之獎許爲之播揚有不油然而感動者乎予昔在江北見割股者一郡之中不可勝數詢諸輿論則曰近有孝子衣巾故人人樂爲此也夫操刀自割實爲難事且忍痛爲之而況於庸行乎今吾與子但敬之重之譽之傳之使衆人曉然知卽此爲孝而不必他求則聞風而動性者將亦不可勝數矣雖悍戾弗馴有不幡然自改也哉噫割肝之類世俗咸以爲孝而真孝若啓者反湮沒而不傳予故表而章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徐伸光日生事死哀自是天性特對乖戾者言則曰孝耳罔極之恩何道可報而忍以爲名孝之有獎風之薄也割股以

覬衣巾可笑。乃爾。惕菴表章庸孝。極有關於風俗。然兩字華
裘百倍衣巾矣。至矣。自是天下。皆曰。孝。非。國
不。魏。冰。叔。曰。至。論。可。以。輔。翼。經。傳。豈。可。作。文。字。觀。

教訓子孫說

世俗之能訓子孫者鮮矣。即所謂教。豈能勵躬行哉。不過誦讀
焉耳。所謂誦讀者。豈能博貫古今。識大義哉。不過涉獵辭章。冀
取科名焉耳。噫。此遂可以爲教乎。不惟不可爲教也。功利之習。
浸淫日久。則子孫之學術。從此而卑。子孫之德業。從此而墮。非
氣質迥殊。翹然自立。寧有不爲所誤者哉。若夫庸碌之人。倖獲
科名。則志驕氣盈。以爲讀書之能事。盡於斯矣。有耽聲色者。有
廣田宅者。有比匪人。肆攘攫者。甚則暴戾恣睢。無所不爲。毒流
梓里。以及四海蒼生。舉平生所誦讀。適足爲濟惡之資。此豈其

性然哉所以訓之者非其道故也。吾觀漢萬石君唐柳氏家法。可謂善矣。至若程朱二父擇大儒以訓子則能知其本而見其大。又豈世俗所能幾哉。邇來吾鄉有一二事當取以爲法。廣信費鵞湖先生年十九狀元及第在詞林與一同年奕弗勝遂忿而相怨其封翁五峰公聞之馳書切責寄一竹杖命往同年所受朴以謝罪鵞湖竟如命同年初不見聞朴責聲乃出同年涕泣嗚咽不能已鵞湖問其故曰子有父在吾自痛不及子耳遂爲知友如初厥後鵞湖爲輔相享年七十有五以令名終孰非善教之所致哉。崇仁吳曙谷先生初入弟子員爲邑侯所首拔鄰人以訟請託饋數金其祖聞之訓曰囑托公事變亂是非此鄉紳不肖者之所爲子初爲士宜勵志高遠必先以此爲戒吾與汝三金以資楮筆曙谷拜而受之己丑殿試第二人官至大學士享年七十有八自策名至考終不以片楮入公門雖試事必不循例薦剡有請求者則曰吾祖有訓弗忍忘也其祖所賜者終弗敢用凡朔望焚香拜祖必置此於香几俯伏流涕曰此吾祖教吾立品者終身弗敢遺迨易簀時呼子孫曰吾平生凜凜惟恐負吾祖至於今乃可告無罪矣宜珍所賜以修祖塋勿他用壬寅冬予過崇仁崇仁父老爲予詳述其事皆嘆息稱賢

內省齋文集卷六
謂慈孝兩盡。然予不嘉曙谷而嘉其祖之善訓也。予因遊厥里。觀其不造相府。不建石坊。且無拜相豎旗之蹟。何超然遠俗若斯也。卽斯數事。可想見其學識。而知其善教之所存。嗟乎。弱冠登鼎元人。以爲榮矣。乃費翁嚴訓。三千里而遙。一聞有過。必朴責之。無少貸。至如囑托網利。世俗所歆羨者。乃吳祖惓惓相戒。何其異也。非識所輕重。奚能以茲爲訓哉。鶩湖曙谷承順靡違。旣久而繹思弗替。可不謂孝乎。予觀世之善教者。咸獲嘉祉。茲特其著焉者耳。卽湖東一隅。而天下之能教訓。而其事弗傳者。可勝道哉。至如程朱二父。造成大儒。致躬膺從祀。俎豆千秋。則又有人焉者矣。噫。欲子孫之興者。其亦知所取則歟。

徐仲光曰。善教善受。前賢芳規。讀之真足令人興起。後之爲父兄子弟者。監諸。

高齋教訓子孫說

其二

善訓者恒過於嚴而弗稍寬、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謂其過嚴而無傷也、以賀所見吾郡嚴訓莫如徐養貞先生、吾家之嚴訓莫如先祖、然其所嚴者皆以身爲範、以訓德行爲先、以擇師友爲急、豈專意於課文哉、養貞先生訓二子、五六歲時、卽期以聖賢躬跋臨汝、訪求端品者、以爲師、又日取古忠孝廉節之行、親講以訓之、及仲光擢高科、爲廉吏冠、先生之教也、壬午自澤州歸、偶作西山遊、先生有召、道遠稍滯、歸而見責、詰以父召無諾之禮、仲光悚悔、跪而受杖者

十戊子秋予寓其旁舍見仲光必告必面恂恂若孺子慕乃咨
嗟敬服而知仲光之實學有所自來也先祖純齋公教亦類此
嘗聞先伯與家大人少時凡友人過訪先祖必坐門內詳聽其
所言有相勉實行者則大悅諭令加禮敬之其有論文者亦取
之或有談聲色者公大怒立召先伯與家大人長跪階下厲聲
叱曰此匪人奈何與之友其人聞之遂蹶蹶而去不敢復見矣
賀幼時見家大人年踰三十雖小事必稟命而行不敢以寸縷
入私房或在外召歸稍緩卽長跪受叱其嚴也如是易曰家人
嗃嗃未失也其斯之謂歟嘗攷二公訓文皆以數千計貴多而
不貴精可謂誤矣然皆能成名豈非成敗有命實不繇人歟抑
訓之以行者其心必靜其文不督而自工歟若然則目前所見
卽可以爲法何必遠求於所聞耶

倪闇公曰先輩讀書用朱子分年法自十歲至二十經史之
大綱已遍此實學也後人持簡便法未嘗無得然篤實周詳
之意相去遠矣閱斯文覺先輩遺風未墜

冊而石坊說

石坊之建。不知始於何年。吾觀宋時所立。猶有存者。則皆以木爲之。是古人未嘗有石也。形家者謂石像巍峩。名爲急煞。大有損於居人。予初不甚信。及歷觀往跡。未聞有不驗者。如先年吾邑令公。多擢臺諫。自縣前有石坊。而相繼左遷矣。癸酉秋。賀至高安。聞邇年邑令。雖有廉能。無一顯者。予怪而問之。父老皆曰。自縣前建坊。而邑侯皆被黜矣。又見金谿有新創石坊。卽喪兩令。而其後無一善全矣。且有氣之地。其石堅潤可觀。建坊取石。必擇其精者。是以鑿傷地脉。或近民間祖塚。指紳挾勢而行。居

立言俱有確據

民不敢與抗則所傷者又不特數人也。噫石坊之為害顧不大哉。然先輩未有議及者何也。蓋謂恩榮不忍沒。欲其傳也。欲其久也。不思既已策名郡邑。咸知何必建坊而後著乎。坊歷百年確甚字多漫沒。安見其可傳乎。凡有火災石坊必裂。安見其可久乎。尤可異者石坊裂後將墜。未墜人不敢毀。往往聽其傾壓致殺數人。此則明見其害不特形家之言也。既有害而無益。卿大夫亦何取於此哉。予謂士君子所以不朽。固自有在。不必勒石以紀名也。使誠德被生民。功施奕世。則播之輿頌而弗諼。垂之史冊而弗泯。何藉於石坊。至若薛文清王文成。從祀文廟。令聞昭

然直踞功名之上矣。又若胡叔心之布衣從祀。並列理學名臣。而王心齋父子特祀於其鄉。又豈公卿所能及哉。即不然而若韓蘇若李杜。以詩文名世。讀其所作。莫不想見其為人。亦無侯石坊也。夫公侯卿相當其盛時。聲勢赫奕。雖不建坊。孰不知其淋○滴○痛○快○名姓。俯仰之間。遂成陳迹。即石坊尚存。亦與草木同腐耳。庸夫市人。曾不過而問之矣。嗟乎。恩榮之勒孰與輿頌。久僅百年。孰與史冊。但使後世觀者見石坊之巨麗。知其宦橐之豐隆。徒損令名。智者不為也。况形家以為有害。其言既驗。石坊傾壓。必致殺人於已。無實益而於人有大害。仁者豈忍為之。雖然。亦有可

取者聞昔旌善申明二亭以別淑慝而示彰瘡今皆無矣有建甚○即○嚴○於○斧○鉞○坊於縣前使過其下者羣指而詈之是石坊之昭著勝於申明亭其又烏可少哉

倪閻公曰只一石坊而感慨憑弔使讀者無不改心惕慮真文之有關世道者

石坊說二

友人見予石坊說喟然歎曰此猶未盡其弊予曰如何曰予昔爲令時遇一直指爲座主題請建坊旣奉俞綸則座主揚揚得志挾巡方之勢而逼守令爲出貲計其工費僅二千餘金然借此以廣田宅且倍取焉是彼因而射利非專爲取名也守令以茲爲苦而子猶未之聞乎予曰噫有是哉一坊之虐民遂至於此乎此數千金者皆取自民間是剝民脂以作無益何不仁之甚也昔人謂阿房築怨長城築愁彼建坊者得無類是乎予思逼守令廣田宅巡方所不知也使其知之必不忍爲此矣夫以

數○層○翻○駁○使○之○無○地○自○容○筆○墨○之○外○字○挾○風○霜
 察○吏○安○民○為○職○乃○驅○守○令○以○虐○民○思○及○於○此○何○以○自○安○况○感○知
 遇○而○成○其○惡○使○之○結○怨○於○鄉○鄰○其○可○謂○之○報○德○乎○果○欲○報○德○何
 不○勤○恤○民○隱○竭○力○興○除○俾○座○主○之○鄉○鄰○皆○咨○嗟○頌○禱○曰○甚○矣○某
 公○之○賢○也○誠○知○人○能○得○士○也○是○則○以○青○史○為○石○坊○久○而○不○墜○以
 人○情○為○字○畫○久○而○弗○湮○為○之○座○主○者○不○亦○獲○榮○名○乎○狄○梁○公○取
 士○或○謂○之○曰○桃○李○盡○在○公○門○梁○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至○哉
 言○乎○夫○典○試○與○分○闈○為○朝○廷○取○士○以○濟○蒼○生○以○裨○政○治○也○豈○為
 樹○德○而○營○私○哉○自○陸○氏○一○庄○之○陋○說○傳○為○口○實○而○世○俗○相○沿○遂
 懷○挾○比○周○交○相○責○備○以○自○計○其○身○家○而○真○國○政○民○生○於○弗○問○是
 為○私○門○樹○桃○李○實○為○民○間○樹○荆○棘○也○倘○使○衡○文○者○咸○以○為○國○求
 賢○為○心○受○知○者○必○以○致○君○澤○民○為○報○則○諸○凡○陋○習○皆○賢○豪○之○不
 屑○為○豈○惟○一○石○坊○哉○吾○故○因○巡○方○之○報○德○而○復○及○之○

倪○闈○公○曰○前○篇○曲○折○此○更○痛○快○大○聲○疾○呼○不○啻○撞○弘○鐘○擊○鼙
 鼓○也○

遊心

公

孫魚豈部

賈魚心受

蘇門樹對李實

神像說

世俗奉外神于家、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褻鬼神而近之、可不謂愚乎。至如漢前將軍正直剛方、必不受人之諂。今世多懸于書院、又或懸于私室、敬之乎、抑褻之乎、且繪成立體、尤覺不安。賀思人立而已、坐則此心踧踖、而况于神乎。或曰、近日主文場、故書院祀之、以求默佑、不思朝夕狎處、已云褻矣。甚至呼盧、浮白、譁浪、笑傲、于其前、則不敬莫大乎。是以是求佑、猶適南而北、其轍也。神果有靈、必獲罪而無所禱。世人亦讀論語、而即此一事、已與聖言相反矣。平日之所誦讀、果何為乎。尤可恨者、戲

臺演之以侑觴。午節懸之以辟邪。出殯用之以開導。視若花草。人物以供玩好。愚民猶不足責。乃士大夫之家。亦或習而不察。有心敬神者。可不深思而嚴遏乎。黃伯衡曰。非鬼之祭。人情相習不解。至褻狎先賢。莫如壽亭侯爲甚。此說亟救時弊。洵稱敬神之至。

察判偽檄說

凡發姦摘伏。雖係智術。亦平日究心治道。練達其才。而後倉卒應變。可以無爲其所惑。吾鄉趙某爲中州令。一日宴客。忽郵傳府檄至。啓械云。某某等四十人通海。將於某日破城。約爲內應。仰縣卽刻密擒。立斃杖下。毋得稍緩。以誤封疆。趙見檄大驚。卽輟飲。密遣多役。立擒四十人。至則皆富翁也。有撫院承差。亦與各其間。趙君曰。此訛言耳。姑禁之。取太守親書比檄。中點畫殊不類。乃具詳呈府。又循舖遞察之。且屆期未見海師。知其爲偽檄也。旣釋諸人。而莫測其所自。趙君曰。此非衙役所能緝也。遣

家僕出署偵之。越數日，城隍廟演戲，觀者雲集。忽有一人憂形於色，嘆曰：趙公陰黨叛民，為之脫網。趙僕曰：是其人矣。擒之，并獲其子。庭訊果然，逼令手書與偽檄字同，則其子所書也。乃擬辟解府。某太守得其重金，竟以醉狂出之。趙怏怏不平，人謂趙君之能疑為智，其不斃諸命為仁，其擬懲偽檄為義。予以為未也。此有雪寃之意，而無發姦摘伏之才者也。夫守城重務，擒姦密檄，非馬上飛遞不可。其敢以舖郵乎？不虞其私啓洩漏乎？卽此一端，可知其必偽矣。況太守親札比對不同，何必擒衆而收繫哉？使果有學識，但置檄署中，而不發彼，必來探問。先期密

約衙役之能者，凡有人來問府有何文，至縣卽刻密報，因而擒之。則不踰三日，可以必獲矣。何待詳府而後知之，遣僕而後得之耶？且姦民既獲，斃之杖下可也。或畏功令，卽令受害之人羣擊而勿問可也。奈何為其所用，竟使吞舟漏網，置之莫可誰何哉。

此非責備之過。蓋前事者，後事之師。正欲人遇事而得發姦摘伏之方耳。末段不責守而責令，尤為篤論。
弟敦實

辭於文大...
 此非...
 學而...
 之...
 文...
 降...

目錄

七卷

說

廣育嬰說

菊說

移風說

步行十益說

解

越職解

梨園說

藥說

團練保甲說

牛屠說

取傷廉解

丙省齋文集卷六目錄

賦類

頌類

類

卷之十

賦類

類

類

類

十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七

賦類

說

廣育嬰說

南豐湯來賀念平者

原字佐平

天下至重者莫如民命。其無罪而可矜者莫若嬰孩。誠克惻隱之心，則凡屬民命，不忍不救。而况於初生乎？葉夢得先生云：予在許昌，歲大水，荒甚，奏發常平倉粟賑濟，活十餘萬人。特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問求子者，何不收養？曰：患歲豐而年長，其父母來索歸耳。予因為設法，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為子。當其

棄置時情義已斷收養之恩更大於親生矣遂作空券數千印給遍傳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略為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為賞事定稽券凡三千八百餘人此亦臨民者所當知也又兵興以來有伏林莽者多因兒啼致賊聞聲遂知其處於是避賊者輒棄嬰兒有教以絲綿為一小毯必須絲綿不可用絮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其氣少蓄甘草末或白糖砂糖亦可必不可用飴糖飴糖滯氣每致驚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其味兒口中有此甘物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口外用絲綿繫住以防吞入咽喉因刊刻此方遍黏道路已酉冬寇警悉

空城去而嬰兒賴此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變者所當知也賀讀此而嘆葉君之為政也能恤幼也能公善也以空券數千遂救三千八百命非善推其惻隱者能如是乎至於避亂嬰孩教以仁術而所活無涯豈非不費之惠哉官長有權亦何憚而不為此賀見遺棄嬰兒即治平與豐歲亦常有之蓋貧家乏食不能養子多置路傍或厭兒女多者或為長女所苦者或有私胎畏泄者或畏離亂累身者皆輒棄之而溺女一事舉世習以為常竟成風俗殘民命而傷天性其慘甚矣有心濟世者忍不亟為之所乎近聞揚州布衣蔡先生諱璉者特發仁心立育嬰社

募衆同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兒每人月出銀壹錢伍分遇
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願乳者令其撫字月給工貲陸錢
每逢月望驗兒給銀察其肥瘠以定賞罰既歷三年待人領養
爲兒斯舉也恤勿而兼賑貧世間功德孰有大于此哉又聞會
稽柴先生諱爲橋號山民者居燕京造車數十乘收載遺棄小
兒聚于其家有成而延師訓之有購爲子女者卽與之或饋以
金錢亦受之而皆以爲育嬰之費每車一乘歲給工貲柴兩貳
錢多設塾館延致名師其所有成童狀貌奇偉秀異者甚多若
此一事雖謂盡人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何不可也賀未見其

人而聞風敬服卽爲之執鞭所欣慕焉邇來兩浙與吾鄉亦有
倣而行之者愚謂衆人出資不必限數或二三分或四五分合
二十餘人同爲一會每月通計亦可得陸錢矣積少成多節食
省費勉力共行似亦無難也况乎富貴之家舉行尤易移塑神
建醮之貲節酒食笙歌之侈省結納請托之金以行實德而全
多命不亦樂乎又况官長有權百姓伺其喜怒出一語而民聽
之下一令而民從之又何難之有倘能嚴禁溺女而加意育嬰
多方以勸導焉懸賞以鼓勵焉則利濟彌宏功德何量將葉君
之仁政不能專美于前矣

舉念甚廣而措置極密有用之學不敢作文字讀而文字未嘗不工弟敦實

梨園說

梨園之設皆為無益而古今所為判若霄壤者何也其用心之厚薄殊也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卧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為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為善事則是飲食歌舞無非有益於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為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聞萬曆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為鄙陋而羞見之也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其大意則皆一女

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爲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卽成好合。皆杜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嘗思人之行淫。猶畏人知者。謂此事猥鄙。不敢令人知耳。是所行雖惡。而羞惡之良心。猶未盡泯也。今乃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人昭然共見之。共聞之。則是淫奔大惡。不爲可羞。可罪之穢行。反爲可歌。可舞之美談矣。是勸世以行淫。莫大於此矣。又况人之爲不善者。猶懼其有惡報。謂一念之淫。神明畢見。天遂奪其科名。遂促其壽筭。遂絕其後嗣。是以恐懼而不敢輕爲。今乃創爲及第成婚之說。是以至惡而反膺美報。不特誣人。亦且誣天。其罪可勝誅乎。聞近日優人所能演者。惟玉簪綠袍等戲。問以五福百順。四德十義。則皆曰不能。繇是觀之。今世之優人。祇見有淫事。不見有善行也。人心安得而不邪。世道安得而還淳哉。或曰。此戲耳。子以爲實。不亦迂乎。予曰。不然。夫歌舞之感人心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嘗見幼童一觀梨園。數月之後。猶傲其歌舞而不忘。至於婦女。未嘗讀書。一觀傳奇。必信爲實。見戲臺樂事。則粲然笑。見戲臺悲者。輒泫然泣。下得非有感於衷乎。能使其見淫戲。不陰動其邪心乎。嗚呼。婦女皆動邪心。而以淫奔穢行爲可歌。可舞之美談。其爲禍。豈不

烈哉。邇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若是則所樂者少。而所苦者多。其何益之有哉。然鄉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爲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嗟乎。福善禍淫。神之道也。演淫戲以導邪。豈正神所樂觀乎。以此奉神。則神必厭之。其肯降之以福乎。予謂演戲爲樂。亦屬常情。不能盡禁。亦不必盡禁也。惟諭優伶。凡忠孝廉節。積善累仁。昔人之善行。皆許爲之。是雖費民財。無損于風俗也。惟嚴禁導淫之曲。不拂其情。而匡之使正。則吾之

理順而詞直。彼安得不從哉。倘居官者。實能以人心風化爲已任。有犯必懲。而鄉紳士庶。又從而贊之。互相爲戒。則習俗自端。淫行必少。有益于世道。豈其微哉。

倪閻公曰。只一梨園。而風俗日澆。人心日壞。已如此。雖然。豈獨一梨園也哉。

澹一

與

菊說

吾廬有菊一本初甚微賀不以爲意夏月朝暮漑之且扶之而使直其葉滑然可觀矣及秋花萼燦然而他所見者弗能及也偶過饒氏家見其菊叢生眇小而屈抑無足觀者賀驚曰物之不可不培也如是夫夫菊芬芳而澹雅歷霜雪而後凋豈非質之至美者哉然必扶之而後直漑之而後盛非若松柏之性能以自持遂不資乎人力也人之氣質亦猶是乎不漑而自盛不扶而自直者其鮮矣乎吾觀舉世生質之美而待漑與扶者何限乃聽其屈抑致其眇小而莫之顧使嘉植悉淪于草莽噫其

可○慨○也○夫○其○可○憫○也○夫○小○而○莫○之○顧○對○嘉○苗○於○命○于○草○莽○其○
謝○秋○水○日○成○就○人○才○先○生○素○具○熱○腸○因○托○興○於○菊○末○段○感○慨○
以○令○志○士○泣○數○行○下○予○亦○遭○時○不○偶○同○具○此○懷○而○力○小○言○微○不
之○獲○自○展○讀○此○不○禁○撫○膺○

其○自○藥○說
均○是○藥○也○有○製○之○而○性○變○者○如○蒲○黃○生○熟○或○行○或○止○功○效○迥○殊
是○也○有○火○煨○而○猶○寒○不○能○盡○變○其○性○者○大○黃○是○也○然○以○酒○蒸○之
而○遂○緩○矣○且○性○本○下○行○而○既○製○則○能○直○達○於○頭○巔○可○謂○非○變○化
之○功○乎○秫○米○綦○濡○滯○矣○然○以○之○爲○酒○則○力○能○散○布○反○可○以○行○藥
而○有○功○是○則○盡○變○其○質○矣○同○一○苳○也○烹○之○則○泥○氣○炒○之○則○動○熱
用○青○礬○文○蛤○化○之○以○爲○鼓○則○甚○寒○而○去○表○邪○一○物○而○功○忽○殊○噫
氣○質○之○可○變○固○如○斯○乎○人○之○爲○性○也○亦○然○能○讀○書○研○理○而○自○變
其○舊○習○者○上○也○得○人○提○撕○而○後○能○遷○改○者○次○也○然○未○有○終○不○可

變者段干木。晉之大黜耳。卒為魏名賢。周處因眾議而勃然知
 改。遂為善人。陳元奉仇香之教。竟成孝行。斯非變化之所致歟。
 王丹載酒肉于田間。以勞耕者。遂令惰農知悔。皆兼功而自勵。
 陳太丘。王彥方。皆能化盜而為良。茲數子者。若名醫之療病。雖
 賤如溲渤毒。如巴砒。俱可化之。為有用。而况於良藥乎。或曰。亦
 有屢教而不悛者。何也。曰。此一時之乖戾也。一事之執迷也。未
 可以此槩人也。製藥者。火候未足。則其質不遷。凡人氣質之有
 偏。猶藥之溫涼平燥。不一其類也。或剛克。或柔克。不疾不徐。俟
 其自化。蓋亦有火候焉。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善俗而不以漸庸。可冀乎。教人者。惟見人。皆可教。而不忍棄之。
 既正身以作則矣。又必多方誘掖。竭盡已心。而不敢怠忽焉。其
 有弗從者。則曰。必吾身之未正也。必吾言之未善也。虛心反求。
 俟其自化而已矣。豈可以一己之所見。槩律他人哉。豈可因一
 二人之難化。并棄眾人哉。豈可因一二事之非禮。遂棄其他善。
 哉。有心世道者。隨時隨地。因人而導之。寧苦心勸誘。化小人為
 君子。勿引繩披根。驅眾庶為小人。誠心既至。歲月既深。則潛移
 默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或其人不聽。而旁有竊聞。而感悟者。
 或當時不聽。而異日思之。乃幡然自悔者。又或長厚者。習聞善

氣質淨

躁而嫉

惡太

嚴者不可不佩

此數語

此數語

此數語

此數語

言未必能用。乃兇惡之儔。一旦聞所未聞。卽勃然悔悟。而改行自新者。惟從容化導。而不憚其煩。斯有功于世道矣。如良醫之善製。無不可用之藥矣。

謝秋水曰。斯之謂能盡人之性。彼忿嫉太過。而反致激亂者。一終是疵在已性。還當自治。○又曰。克此方可稱誨人不倦。然非陶融自己性情。無絲毫火氣。直到肫肫浩浩境界者。不能張且復曰。就性善著見。則天下無不可化導之人。先生洞徹訓迪機權。演茲妙緒。視昌黎師說。東坡稼說。尤勝。

移風說

風俗之淳漓。皆習也。非性也。何以言之。凡未經人爲者。雖至易之事。人不敢爲。但有一二人偶爲之倡。則必有數人倣之者。其行旣久。則一鄉羣起而習之。雖至難之事。亦勉強而競爲之。於是竟成風俗。確不可移。卽有心世道者。不能驟爲之變矣。姑取其最可怪者而言之。如被妻妾詈辱。有俯首含容者。有委曲回護者。至如父罵。則佛然不悅。兄罵。則悻然不平。何不以畏妻妾者。畏父兄。以容妻妾者。容父兄。得盡子弟之職。而垂孝友之名乎。此不可解者一。延師訓子。束脩數兩。覺出之甚艱。一遇考試。

則爭先行賄。雖三四百金揮之若土矣。夫以賄入泮，亦何榮焉。倘延師得人，則造成學業，大有益於終身，何不移一時入泮之金爲數載延師之費乎？此不可解者二。宗族鄰里一言不合，則怒之一物相爭，則訟之。及訟至公庭，則官長胥吏叱罵需索，無所不至，亦甘受而無辭，寧受公庭之辱而不肯忍同鄉之氣。寧用數十金於胥吏而不肯讓尺寸於鄉鄰。即使果能制勝，何不思相爭之爲惡，不如相讓之爲美乎？此不可解者三。有人竊其鷄，則痛罵不堪，一鷄之所值幾何，而罵不絕口。若失牛，則寂然無語，豈鷄重於牛乎？至遇剪逕之賊，劫舟之盜，垂橐而歸，猶且

自慰曰：倖得全身，無一語怨詈之，何嚴於竊鷄之賊而寬於殺人之盜乎？此不可解者四。議脩橋路，則曰：物力維艱，數年而弗就，乃一聲合戲，必頃刻而成，曷不思橋路利行，堪垂久遠，而戲臺歌舞僅爲瞬息烟雲乎？此不可解者五。遇貴人權要，爭相饋送百金十金，惟恐其不受，且以得受爲榮，而權貴未嘗報德也。一遇貧親友稱貸一金，則堅拒而不與，獨不思貴人視百金爲當然，不見爲惠，貧士得十金爲異數，必且感恩而圖報，所收不更多乎？此不可解者六。人情避富名，有見人輒告貧者，有人言其富，則怨恨不休者。至其嫁女請婚，則必勉強脩儀，以誇耀於

內省齋文集卷七 移風說三
鄉間何獨不畏富名而且與世競奢以自著其多藏乎此不可
解者七居喪以哀爲本今世之人亦知浮屠之無益也亦知鼓
吹之非禮也而必不敢廢者蓋恐世俗之人議其儉於親也獨
不思寧戚寧儉先師有訓乃不畏聖人之言而偏畏世俗之議
乎以親喪而鼓吹忘哀作樂得無自愧於心乎此不可解者八
嗟嗟若此數事其理豈難見哉乃衆共趨之者何也積習旣深
而不自知其悞也吾欲世人移妻妾之情以事父兄移賄進之
資以重師道移構訟之費以讓鄉鄰移竊鷄之恨以攻大盜移
合戲之資以修橋路移權貴之饋以恤貧親友移避富名之心
空而人情無不平矣是所望於倡之者

彭恭菴曰就目前指點痛切透快令人自反如聞晨鐘挽救
甚大有障川廻瀾之力

朱靖菴曰俗態弊端描寫幾盡大有關於世道

甘健齋曰曲情細事一經指示實實俱關係禮教風俗以此
開導世人卽是移易化裁

開導時人習其法易於效

甘肅濟曰曲盡幽事一隊法不實度心惟必斷法以

未敢審口分故難詳論

其大旨也

遺法蓋曰法日訓練無時無地令人習之取明其法

空而人習之不十矣

以教文前敵對敵

雖法團練保甲說

吾鄉自甲寅以來盜賊蜂起共思團練鄉勇以保身家此事雖

遲而及今為之猶未晚也然世俗皆言團練而未得其法夫團

練之法東伍為先未能束伍而散漫以行雖有百萬之師不足

恃也何謂束伍必以十人為一隊又必另選一有技勇者立為

隊長凡五十人為一大隊外五人為隊長以足五十五人之數

如此則兵有約束頃刻不相離臨陣衝鋒必無渙散此之謂紀

律此黃帝所為兵法倣河圖大衍之數千古莫能違也既束伍

矣又當明其進退出而揚兵必以鼓進作勇氣也兵刃皆宏向

前○示○必○進○也○歸○而○振○旅○必○以○金○退○收○殺○氣○也○兵○刃○皆○安○向○後○示○
當○退○也○非○聞○鼓○金○不○敢○妄○爲○進○退○所○謂○師○出○以○律○也○今○世○但○知○
用○鑑○則○進○退○無○以○自○辨○愚○謂○雖○有○技○勇○必○宜○倣○古○而○行○之○乃○能○
有○濟○至○如○欲○察○姦○宄○必○清○保○甲○世○俗○皆○言○保○甲○難○行○謂○其○艱○於○
約○束○也○不○知○既○立○隊○長○以○統○十○人○則○十○家○之○中○卽○以○隊○長○爲○甲○
長○不○必○他○求○矣○將○有○技○有○勇○者○盡○收○於○保○甲○中○則○保○甲○之○法○立○
見○其○成○安○有○難○行○者○哉○雖○然○議○兵○必○先○籌○餉○家○出○一○兵○人○自○爲○
給○固○得○寓○兵○於○農○之○法○但○貧○民○之○身○家○豈○重○於○富○翁○乎○使○其○枵○
腹○荷○戈○而○爲○富○翁○守○禦○豈○人○情○乎○愚○謂○當○有○事○時○富○翁○之○家○或○
無○兵○可○出○則○隨○其○力○之○厚○薄○量○出○糧○餉○以○給○貧○民○之○有○技○有○勇○
者○非○家○貧○乏○食○雖○有○武○藝○不○必○給○也○非○技○勇○過○人○雖○屬○下○貧○亦○
不○當○給○謂○物○力○之○難○繼○也○富○者○出○貲○以○自○衛○貧○者○任○勞○而○得○食○
兩○利○之○道○也○若○夫○志○大○識○高○者○深○謀○遠○慮○已○雖○不○富○而○樂○於○助○
人○家○旣○出○兵○而○心○存○恤○衆○則○大○豪○傑○作○用○又○豈○常○情○所○可○測○哉○
噫○團○練○一○成○則○所○費○者○少○而○所○全○者○多○權○衡○輕○重○以○自○保○其○身○
家○當○有○不○約○而○同○者○矣○吾○友○鄧○我○生○深○於○易○數○而○知○兵○法○是○以○
因○其○意○而○暢○言○之○

周鹿峰曰井田爲兵法之祖而此文又推原於易數然實相

何行而不可其益六。與人索酒食所過繹騷。步行則佃戶山鄰皆不爲所窘。其益七。輿馬赫奕鄉愚所畏。小人或肆行而無所憚。今自擎雨具與樵夫牧豎同坐。聚談則鄉人皆易視之。雖有假借無所獲。施非八益乎。姻族子弟或有富貴驕人者。見吾從大夫之後。猶且步行。則貴傲之色亦可稍戢。非九益乎。坐輿冒風。逞逞有凝滯之病。步行則血脉周流。稍有寒疾趨則汗汗則愈。而無待於醫藥。非十益乎。又況同族與親友有志自立者。或爲人借叢而莫之覺。今予親察而直告之。使其無陷於不義。其益又可勝言哉。予少壯時坐輿。見輿人汗流肩腫。輒惻然憫之。曰彼亦人子。何勞逸迴殊耶。又惕然自懼。曰予何功於世而安坐若是。勉思自立。其曷敢怠焉。矧今世外廢人。非食力勞身。則心愈不寧。即使無益。當以此爲分。而況有山水友朋之樂。得卻病避亂之方。寓去壅除害之術。儉約可以風世。出入得以自繇。其益無方。而又何所苦哉。客喜而笑。携手同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是之謂歟。

徐仲光曰。妙論出自至誠。毫無矯飾。生平頗有同心。讀此若代傾膈而快吐之。惟有踴躍贊嘆。

介爾醜而弗由之辨亦與醜若也

人負吉其基之也

其益無寸而及于古者

必無不寧嗚呼無益當以其德公而後有山水之樂

牛屠說

萬曆時吾邑牛屠必依一舉人以自庇故鄉鄰不敢言官府不能禁每科榜發則民間蹙頰咨嗟曰又中一牛屠矣或一邑皆無則交相慶曰今秋少一牛屠幸矣哉嗟乎秋闈獲雋者名曰賢書稱曰孝廉亦可謂尊遂矣乃今鄰里鄉黨以辱人賤行目之不亦愧乎昔吾宗孝廉同時四人獨無此事則先祖純齋公為之倡也猶記幼時吾兄若恥先生常以是為訓曰吾邑為牛屠者不過二三人而使通邑冒不美之名亦足悲矣我輩即無用奚忍自辱如斯乎子他年獲捷當力戒之庚午吾邑歌鹿鳴

者四予於榜下。卽述吾兄所訓以勉同籍。且曰。度此時鄉鄰怨。趣語却痛谷必謂午榜牛屠何若是之多也。同年皆燦然而笑。咸以爲戒。今四十年矣。噫。向之爲牛屠者。其子孫皆不忍言矣。結冷然而深倪闇公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結無限悲惋。卽令昌黎捉筆。不過如是。

徐仲光曰。可作孝廉箴。牛屠其小者也。

越職解

壬午

或問於予曰。職有攸司。弗可紊也。子爲刑官司刑名者也。子惟訊重獄。而臺司所下諸詞。皆輟而弗理。且數行請銷。得非曠職乎。乃且夕皇皇。惟賑饑是務。今又籌修郡城。更名將籌練。精兵。且獨力濬池。而又自儲火器。以爲城守計。非子之職。而強欲自任。毋乃侵官乎。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子又刻示徧布。禁婦女毋謁寺廟。毋遊江湖。此皆不涉刑名。而子且以爲急務。不亦謬乎。今同事竊笑爲迂矣。直指與觀察有言。不知緩急矣。鄉大夫亦有嘆爲多事者矣。子皆莫之顧。豈所

以自安歟。予曰噫。天下所以未平者。職此故也。分職而理。判若秦越。事有所敗。則立而觀之。天下事尚可爲乎。吾聞古之君子。視天下猶一身。視國事猶家事。若羅一峰。海忠介。鄒南臯。諸公。未嘗有言責也。乃冒罪而言之。豈好爲越職哉。不得已也。凡爲人臣。必取天下之事。合而計之。但求有濟於生民。有利於國家而已。無所私其利。則其精神志氣。貫徹流通。安有內外人己之殊哉。今予佐一郡。雖無能遠及。然一郡之疾苦。皆吾切膚。一郡之安危。皆吾責任。但愧力不能爲耳。其曷敢分職自諉。以圖一身之安乎。竊見邇年。民饑觸目。恫心有轉。乎溝壑者矣。有聚而

爲盜者矣。而臺司所下諸詞。多田宅負逋。屢訟而弗休者。閱其訴言。灼然可見。較之賑荒果孰爲緩急乎。矧今寇逼安廬。民情震恐。而城不修。池不濬。將不知兵。兵不練習。而城樓之火器。又不能備。其何以固吾圉。而且以簿書爲急務乎。萬一寇儻城池可慮。而吾安得晏然而已乎。至若閨門之禮。風化攸關。謁寺遊江。所損實多。此制治清濁之源。正理刑之要務。奚可緩哉。予性至愚。然籌此熟矣。寧得罪於上官。必不敢得罪於百姓。卽受曠職之譏。侵官之誚。聽當事之糾。參與道途之姍笑。其敢坐視民饑而不賑。聞烽燧震鄰而不圖。早備見流俗波靡而不力爲之。

救也哉。趙開執我靈滯而不圖。早謝良策。苟效。而不敢。韓倪闇公曰。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辭嚴義正。想見韓忠獻袍笏上殿時。

徐仲光曰。此佐平理揚治狀也。大力苦心。至今如見。其特舉廉卓聲滿於時。而頌思弗諼也。宜。官各有職。必盡越俎。而舍已耘人。則職守亂。小人亦得藉口。侵官以行其私意。非政紀所宜也。故惟才品如佐平者。始許行之。

附

漕撫史道鄰先生復命疏首薦曰。立品以千秋自命。凡懲奸察吏。讞獄平刑。置器修城。清田助餉等事。無不認真直做。而於官評優劣。尤極虛公。故品望爲一時卓冠。

取傷廉解

辛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此言於廉有傷。未可與貪同語也。夫一介不取。斯可謂之廉。既已傷廉。烏得不淪於貪乎。曰非也。有可以取者。在夫可以取。則非必不可取之物矣。然而曰傷廉何也。可以無取也。不再籌度而遂取之。則於廉必有所傷矣。斯人也。行已。在清濁之間。固不可稱之爲廉。亦不得目之爲貪也。若夫義不可取。而惟利是視。悍然取之。而弗顧。則喪厥本心。直名之曰貪耳。豈特傷廉而已哉。卽以目前論。如司權關而利其羨。守倉庾而收其耗。以世俗言之。不亦可以取乎。然揆之

大道則實可以無取矣。於此而取焉。雖未至於貪。而於廉豈得無傷乎。至若司官評而上下其手。名曰鬻爵。司刑憲而出入其罪輕重。其詞名曰鬻獄。是皆必不可取之利也。至如司理節儀。厚於別駕。非爲其官評乎。爲官評而受餽。實爲賄賂。而且美其名曰交際。是又巧於避跡。深於取利也。如是而不謂之貪。吾不信也。周官六計。弊羣吏而皆統之以廉。則廉者制治之本也。古人連類而舉。曰廉隅。謂其稜角剛方也。曰廉節。謂其有節而弗踰也。曰廉恥。謂其知有所恥也。非有恥。不若人之心。烏能矜然不滓而毅然不渝也哉。歷觀古人廉之所得者大。而所收者遠。

如尹翁歸不受饋。而百賈畏之。張奐正身潔已。而化行諸羌。此以廉服衆者也。毛玠典銓。而士皆以清自勵。楊綰爲相。而崔中丞自毀其池。觀此以廉感人者也。至如田基不欲形人之短。鄭當時能以貴下人。朱邑寬厚不苛。胡質清畏人知。則廉而有學。又豈惟潔已而已哉。古之廉吏。不可勝數。然未有建功業。垂奕世。而不以廉爲本者也。嗟乎。貪與廉有辨。而傷廉與貪又有辨。取古訓而繹之。弗可淆也。書此以自警。而不敢自恕。庶幾無負讀書耳。

倪閣公曰。辨晰精透。而丰骨凜然。

謝開公曰辨淑慝而平尊卑

賢書耳

如古嗚而聲之。洪可。然。也。書。出。以。日。書。而。不。好。以。發。與。無。資。
 世。而。不。以。其。意。不。言。通。其。中。而。有。其。不。可。言。之。難。與。食。又。有。難。
 又。豈。辨。察。其。而。計。書。古。之。難。或。不。言。如。楚。楚。不。言。表。也。業。垂。奕。
 當。却。計。以。責。人。未。以。言。而。不。言。其。人。以。其。難。而。不。言。
 至。自。變。其。出。雖。知。以。兼。人。者。出。至。而。不。言。其。人。之。意。其。
 以。兼。人。者。出。于。食。與。其。出。于。言。以。其。口。而。不。言。其。意。其。出。
 收。其。餘。而。不。言。其。意。其。出。于。言。而。不。言。其。意。其。出。于。言。而。不。言。



